

鱼汤

◎人海

中午时,妻打他电话。打了半天,都是一个声音:你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,请稍候……

坚持打,终于通了,却没人接。妻一下午就没心思上班了。妻想去找他,又怕找不到他。真不知道这半天是怎么熬过去的。

一下班,妻就往家跑,妻希望他在家,他果然在。一打开门,妻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。妻冲进厨房间,火还在烧着。妻赶快关掉了燃气灶开关,掀开锅:一锅鱼,都焦了。

妻气呼呼去找他,卧室里有电视声,他正平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看电视。妻狠狠瞪了他一眼,说:“你是怎么搞的,厨房里鱼都烧焦了,你咋跑来看电视了,起火怎么办?还有,怎么打你电话总打不通啊!”

他却没动,只平静地说:“你先坐会儿吧!”一见他这样,妻又来火了,一把拿过遥控器,将电视关了。他说:“要不我重新去买些鱼,你上班也辛苦了。”他站起身,要往外跑。

妻想起什么,说:“今天化验单出来了?”

他回头,说:“出来了。”

妻说:“没什么事吧?”同时发觉自己的嗓子好像出了什么问题。

他说:“没什么。”就出门买菜去了。

妻松了口大气,靠在床上,又按遥控器打开电视。过了会儿,她发觉身下有东西,拿起来看,是他的病历卡。打开病历卡,她看到“肝ca”……

妻脑子里重重轰鸣了一下,心里有什么东西坍塌了。

有钥匙打开房门的声音,他手里拎着几条活蹦乱跳的鱼走进屋,径直跑去厨房。妻想站起来,却没有力气。妻感觉脸上有东西,一擦,就湿了手。

厨房里有洗刷的声音,然后,是油煎的声音。渐渐地,就有丝丝缕缕鱼香味飘来。好像很久,又好像不久,他喊她:“开饭了。”

妻走过去,看着他的微笑,妻又想哭:“为什么要骗我?”

他很平静,淡淡地说:“先吃饭,好吗?”

他盛了满满一碗饭,摆在妻面前,说:“对不起,刚刚我看电视烧焦了鱼,现在补上更鲜美的鲫鱼汤,你不是最喜欢喝吗?”他又把调羹递给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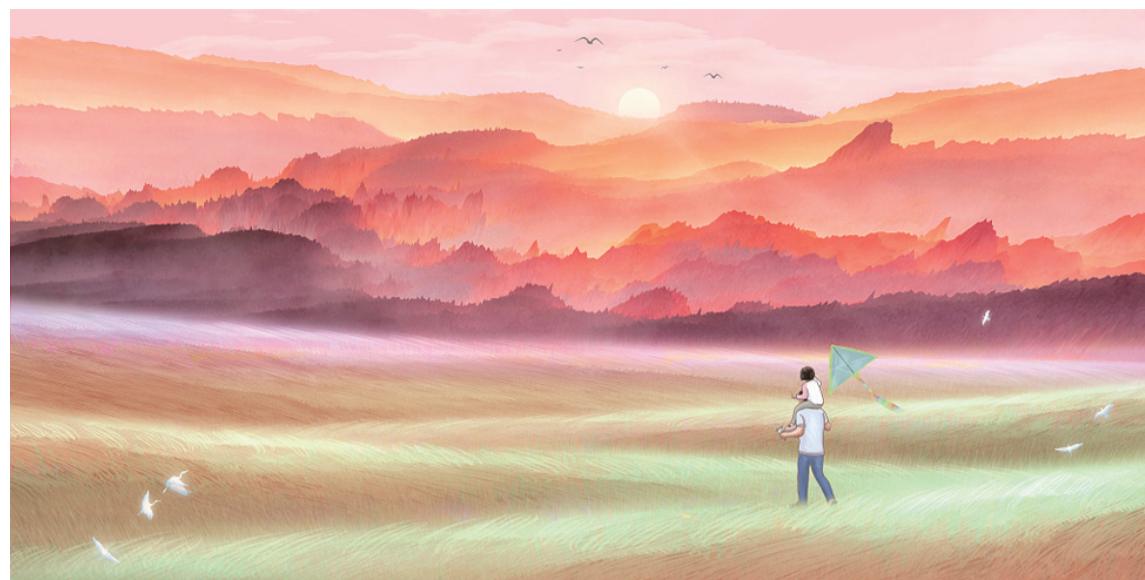
妻木木地看着他。他笑了,说:“傻瓜,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,就喝上几口,好吗?”

妻终于点了下头,调羹送到嘴边,妻痛哭起来。

他又笑了:“我会去治的,难道你不希望我现在快乐一些吗?”

妻喝了一口,又喝一口。鲫鱼汤好好喝,她越喝越多,喝得眼泪都下来了。

他看着妻,又笑起来。



女儿的秘密

◎舒曼

一

“吃饭了!”阿华忙好晚餐后,像往常一样盛好饭、搁好筷子,喊静秋吃饭。

“来了。”静秋从阳台上拿进晒干的衣物,该叠的叠好,该挂的挂进衣橱,这才坐到了餐桌边。

阿华像往常一样给自己开了瓶啤酒,倒上一杯,一口就喝了一半。看得出,阿华对这种小日子很是满意。

“明天,我开车去接丫头。春妮这次放假回来,我煮几根香肠让她带走。”

“她那个外国语学校过得不会太差。别煮香肠,不易保存;把家里几罐肉松带上,吃起来方便。”

夜深了,静秋听着身旁阿华的呼噜声,却难以入睡。今天,在经贸洽谈会上,静秋怎么也没想到夏冰会以供货商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。

二

接到夏冰发给她请求一见的消息,静秋踌躇再三后,头一回对阿华撒了个谎,说是晚上有同事聚会,她推不开,让他别等她回家吃饭,赴了夏冰的约。

可相对而坐的两个人,似乎中间被时光隔开一道深深的鸿沟。

“对不起!是我对不起你……”静秋流着泪,话语呜咽。

夏冰扭过了头,努力不让静秋看见自己泛红的双眼。

“你入狱后,我一次次去探视你,你拒而不见。你托人捎话让我不要等你,我想亲耳听你解释,却找不到机会。你知道的,我只是个弱女子,我那个时候……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……后来,我就和我现在的丈夫阿华结了婚。”

“我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买单,与你没关系。我今天约你出来,只是想了解这些年来你过得好不好,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。”

“我,我很好。你结婚了吗?我希望你也好好的,也要幸福!”

“我还是一个人。这辈子,可能不敢奢求婚姻和家庭了。”

两人相顾再无言。

那一年的一个夏夜,即将成婚的静秋和夏冰一起看完电影回家时,两个小混混竟然堵住他们,动手动脚调戏静秋。夏冰原本就在业余武校训练过,有副外人不知的好身手,混战中失手把一个混混打成重伤,因防卫过当、过失致人重伤,被判入狱服刑十年。

静秋去探视他,夏冰却拒绝见面。他在狱中想了许多许多,他知道因为冲动,青春年华算是被自己亲手毁了。他也不能让静秋和他一起背锅,枯耗最好的时光。

“不要再来看我了。我不会再见你的!”夏冰拒绝了静秋一次次的探视。

不久,静秋和阿华结婚了。

三

“我要走了。我和合伙人决定将公司迁往雄安新区,那儿有更好的发展空间。”夏冰打来了电话,“祝你全家平安健康!”

“保重!”静秋觉得有千言万语,但又什么也说不出。

时光荏苒,又三年。一个傍晚,静秋来到了夏冰的公司。

“这……”夏冰看着面容严肃的静秋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有空吗?我们……谈一谈吧。”

夏冰到外面叮嘱自己的助理不要让任何人进他的办公室,回身关上了门。

“今天,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,我的女儿春妮,她的父亲……是你!”静秋眼睛红红的。

“我的女儿?”

“你出事后,我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曾想过流产,那时我非常难……是阿华一直在帮我,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。他劝我和他结婚,他愿意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。我已经拖不起了,马上就和他领了证。我故意对你隐瞒这些,是不想伤害阿华,也不想给春妮和我的家庭带来麻烦。可是,阿华那样的好人却得了胰腺癌,前不久走了。他临终前让我一定要把你真相告诉你,让春妮不失去父爱。我这次也把春妮带来了,现在她在酒店等我。”

夏冰站起身,庄重地朝静秋的城市方向深深地鞠了三躬:“阿华兄,愿你在天堂一切都好!”

择偶观

◎沈萍

鲍尚有自己的择偶观:他要的女子,一是要能领得出去;二呢,就是能带得回来。

他有过惨痛的经历才悟出这样的心得道理。第一任女友盈,貌美如花、身材火辣,在他领她进入自己的朋友圈后,有个朋友不顾多年友情,用真金白银与花言巧语对盈展开疯狂攻势,盈魂不守舍,情不自禁地跟着那朋友走了。鲍尚面子丢尽,友情与爱情刹那间分崩离析,心里的创伤似乎永远抹不平了。

这以后,鲍尚吸取教训,大

凡长得娇艳的,统统排除出选择范围。依此思路,他有了第二任女友沁。貌不惊人的沁在鲍尚朋友圈里又惹来纷纷议论,原因是她的行为举止。

一起吃饭时,沁总是忙忙碌碌把喜欢吃的菜旋到自己面前,旁若无人地大快朵颐;有时,别人的筷子还在菜碟里,沁也会视而不见。沁话又多,稍有些熟悉便滔滔不绝,该说的、不该说的,都脱口而出,弄得鲍尚很尴尬,恨不得拔脚就溜。沁大约是意识到了,慌慌张张地紧紧贴到他身边:“要走一起走!”显得无比坚决,还带点一往情深。鲍尚只能叹息,最后还是和她分了手。

又遇上了浣。浣不惊艳,带出去引不起轰动,但她举止得体、落落大方,颇得赞赏。当然,最吸引鲍尚的,是浣的一心一意。两人交往的过程中,鲍尚有过短暂的落魄,浣不离不弃,更不怨天尤人。她说,外面世界里的所有诱惑都是脆弱的,鲍尚始终是她内心里的独一无二。毫无疑问,浣是领得出去,也带得回来的。有这样的女子陪伴,鲍尚感觉自己内心踏实而满足。他走出了低迷,终于过上了安宁、静谧的小日子。